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著

〔第二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官场现形记

〔清〕李宝嘉◎著

〔第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场现形记/ (清) 李宝嘉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2-8

I. 官… II. ①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4 号

Guan Chang Xian Xing, ji

官 场 现 形 记 (二)

原 著: (清) 李宝嘉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721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2-8

定 价: 150.00 元 (全六册)

目 录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57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73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89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205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20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37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54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269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283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299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上回书所说的胡统领，因为争夺“江山船”妓女龙珠，同随员文老爷吃醋。当下胡统领足足问了龙珠半夜的话，盘来盘去，问他同文老爷认得了几年，有无深交。龙珠一口咬定：非但吃酒叫局的事从来没有，并且连文老爷是个胖子、瘦子，高个、矮个，全然不知，全然不晓。胡统领见他赖得净光，格外动了疑心，不但怪文老爷不该割我上司的靴腰子，并怪龙珠不该应不念我往日之情，私底下同别人要好。“不要说别的，就是拿官而论，我是道台，他是知县，他要爬到我的分上，只怕也就烦难。可恨这贱人不识高低，只拣着好脸蛋儿的去赶着巴结。”一面想，一面把他恨的牙痒痒。又想：“这件事须得明天发落一番，要他们晓得这些老爷是不中用的，总不能挑过我的头去。”主意打定，这夜竟不要龙珠伺候，逼他出去，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的躺下，却是翻来复去，一直不曾合眼。龙珠见大人动了真气，不要他伺候，恐怕船上老鸨婆晓得之后要打他骂他，急的在中舱坐着哭：既不敢到大人耳舱里去，又不敢到后梢头睡。有时想到自己的苦处，不由自主的说道：“这碗饭真正不是人吃的！宁可剃掉头发当姑子；不然，跳下河去寻个死，也不吃这碗饭了！”到了五更头，船家照例一早起来开船。恍惚听得大人起来，自己倒茶吃。龙珠赶着进舱伺候。胡统领不要他动手，自己喝了半杯茶，重新躺下。龙珠坐在床前一张小凳子上，胡统领既不理他，他也

不敢去睡。

一等等到九点多钟，到了一个甚么镇市上，船家拢船上岸买菜。那两船上的随员老爷都起来了。文老爷昨日虽然吃醉，因被管家唤醒，也只好挣扎起来，随了大众过来请安。想起昨夜的事情，自己也觉得脸上很难为情。走进统领中舱一看，幸喜统领大人还未升帐，已经听得咳嗽之声，知道离着起身已不远了。等了一刻，管家进去打洗脸水，拿漱口孟子、牙刷、牙粉，拿了这样，又缺那样。龙珠也忙着张罗，但没听见统领同龙珠说话的声音。统领有个毛病，清晨起来，一定要出一个早恭的。急嗓子喊了一声“来”，三四个管家一齐赶了进去。又接着听见吩咐了一句“拿马桶”，只见一个黑苍苍的脸，当惯这差使的一个二爷，奔到后舱，拎了马子到耳舱里去。别的管家一齐退出，龙珠也跟了出来。人家都认得这拎马桶的二爷，是每逢大人出门，他一定要穿着外套，骑着马，雄赳赳气昂昂，跟在轿子后头的；大人回了公馆，他便卸了装，把脚一跷，坐在门房里。有些小老爷们来禀见，人家见了他，二太爷长，二太爷短，他还爱理不理的。此时却在这里替大人拎马桶：真正人不可以貌相了。

且说龙珠走进中舱之后，别人还不关心，只有文七爷的眼尖，头一个先望见。陡见龙珠两只眼睛哭的肿肿的，不觉心上毕拍一跳，想不出甚么道理来。还疑心昨天自己在台面上冲撞了他，给了他没脸，叫他受了委屈；“此乃是我醉后之事，他也不好同我作仇，就哭到这步田地？又论不定他把我骂他的话竟来哭诉了统领，所以刚才统领的声气不大好听；但是龙珠这人何等聪明，何至于呆到如此？他究竟为了甚么事情，哭得眼睛都肿了？真正令人难解。”意思想赶上前去问他，周、黄二位同寅是不要紧；倘若被统领听见了，岂不要格外疑心？却也作怪，可恨这丫头自从耳房里出来，非但不同我答腔，眼皮也不朝我望一望，其

中必有缘故。

正想到这里，又听得耳舱里统领又喊得一声“来”。只见前头那个拎惯马桶的二爷，推门进去，霎时右手拎着马桶出来，却拿左手掩着鼻子。大家都看着好笑。又听得统领骂一个小跟班的，说他也偷懒不进来装水烟。小跟班的道：“不是一上船，老爷就吩咐过的吗：不奉呼唤，不许进舱。小的怎么敢进来！”统领道：“放你妈的狗臭大驴屁！我不叫你，你就不该应进来伺候吗？好个大胆的王八蛋，你仗着谁的势，敢同我来斗嘴？我晓得你们这些没良心的混帐王八羔子，我好意带了你们出来，就要作怪，背了我好去吃酒作乐，嫖女人，唱曲子。那桩事情能瞒得过我？你们当我老爷糊涂；老爷并不糊涂，也没有睡觉，我样样事情都知道，还来朦我呢。我此番出来，是替皇上家打土匪的，并不是出来玩的。你们不要发昏！”统领这番骂跟班的话，别人听了都不在意，文七爷听了倒着实有点难过。心想：“统领骂的是那一个？很像指的是自己。难道昨夜的事情发作了吗？”一个人肚里寻思，一阵阵脸上红出来，止不住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等了一会子，听见里面水烟袋响。小跟班的装完了烟，撅着嘴走到外舱。见了各位老爷，面子上落不下去，只听他叽哩咕噜的说道：“皇上家要你这样的官来打土匪，还不是来替皇上家造百姓的。这样龙珠，那样龙珠，有了龙珠，还想着我们吗！”一头说，一头走到后舱去了。大家都听了好笑。

随后方见龙珠进去，帮着替大人换衣裳，打腰折，扎扮停当，咳嗽一声，大人踱了出来。众人上前请安相见。胡统领见面之下，甚么“天气很好”，“船走的不慢”，随口敷衍了两句，一句正经话亦没有。倒是周老爷国事关心，问了一声：“大人得严州的信息没有？”统领听了一惊，回说：“没有。老哥可听见有甚么紧信？”周老爷道：“的确的消息也没有，不过他们船帮里传来

的话。”胡统领战兢兢的道：“阿弥陀佛！总要望他好才好！”周老爷道：“听说土匪虽有，并不怎么十二分利害，而且枪炮不灵，只等大兵一到，就可指日平定的。”胡统领顿时又扬扬得意道：“本来这些吆么小丑，算不得什么。连土匪都打不下，还算得人吗？但是兄弟有一句过虑的话：兄弟在省里的时候，常常听见中丞说起，浙东的吏治，比起那浙西来更其不如。‘这句话怎么讲呢？只因浙东有了“江山船”，所有的官员大半被这船上女人迷住，所以办起公事来格外糊涂。照着大清律例，狎妓饮酒就该革职，叫兄弟一时也参不了许多。总得诸位老兄替兄弟当点心，随时劝戒劝戒他们。倘若闹点事情出来，或者办错了公事，那时候白简无情，岂不枉送了前程，还要惹人家笑话？’中丞的话如此说法，但是兄弟不能不把这话转述一番。”说完，不住的拿眼睛瞧文老爷。只见文老爷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觉得局促不安。就是黄老爷、周老爷，晓得统领这话不是说的自己，但是昨天都同在台面上，不免总有点虚心，静悄悄的一声也不敢言语。胡统领停了一会，见大家都没有话说，只好端茶送客。他三位走到船头上，一字儿站齐，等统领走出舱门，朝他们把腰一呵，仍旧缩了进去，然后三个人自回本船。

三人之中，别人犹可，只有文七爷见了统领，听了隔壁闲话，知道统领是指桑骂槐，已经受了一肚皮的气；刚才统领出来，又一直没有睬他，因此更把他气的了不得。回到自己船上没有地方出气，齐巧一贴身的小二爷，一向是寸步不离的，这会子因见主人到大船上禀见统领，约摸一时不得回来，他就跟了船家到岸上玩耍去了。谁知文七爷回来，叫他不到，生气骂船家。幸亏玉仙出来张罗了半天，方才把气平下。一霎小二爷回来了，文七爷不免把他叫上来教训几句。偏偏这小二爷不服教训，撅着张嘴，在中舱里叽哩咕噜的说闲话，齐巧又被文七爷听见。本来不

动气的了，因此又动了气，骂小二爷道：“我老爷到省才几年，倒抓过五回印把子，甚么好缺都做过，甚么好差都当过，就是差了官不准我做，也未必就会把我饿死。现在看了上司的脸嘴还不算，还要看奴才的脸嘴！我老爷也太好说话了！”骂着，就立刻逼他打铺盖，叫他搭船回省去。别位二爷齐来劝这小二爷道：“老爷待你是与我们不同的，你怎么好撇了他走呢？我们带你到老爷跟前下个礼，服个软，把气一平，就无话说了。”小二爷道：“他要我，他自然要来找我的；我不去！”说着，躲在后梢头去了。这里文七爷动了半天的气，好容易又被玉仙劝住。

如是晓行夜泊，已非一日。有天傍晚，刚正靠定了船，问了问，到严州只有几十里路了。下来的大都说：“没有甚么土匪。有天半夜里，不晓得那里来的强盗，明火执仗，一连抢了两家当铺，一家钱庄，因此闭了城门，挨家搜捕。”其实闭了一天一夜的城，一个小毛贼也没有捉到，倒生出无数谣言。官府愈觉害怕，他们谣言愈觉造得凶。还说甚么“这回抢当铺、钱庄的人，并不是甚么寻常小强盗，是城外一座山里的大王出来借粮的，所以只抢东西不伤人。这大王现在有了粮草，不久就要起事了”。地方文武官听了这个诳报，居然信以为真，雪片文书到省告急。所以省里大宪特地派了防营统领胡大人，率领大小三军，随带员弁前来剿捕。

从杭州到严州，不过只有两天多路，倒被这些“江山船”、“茭白船”，一走走了五六天还没有到。虽说是水浅沙涨，行走烦难；究竟这两程还有潮水，无论如何，总不会耽搁至如许之久。其中恰有一个缘故：只因这几只船上的“招牌主”，一个个都抓住了好户头，多在路上走一天，多摆台把酒，他们就多寻两个钱；倘若早到地头一天，少在船上住一夜，他们就少赚两个钱。如今头一个胡统领就不用说，龙珠本是旧交；虽不便公然摆酒，

他早同王师爷等说过：“等我们得胜回来，原坐这只船进省。那时候必须脱略一切，免去仪注，与诸公痛饮一番。”这几天龙珠身上，明的虽没有，暗底下早已五六百用去了。第二个文七爷，比统领还阔：他这趟出来，却是从家里带钱来用，并不是克扣军饷。一赏玉仙就是一对金镯子；开開箱子，就是四匹衣料；连着赵不了赵师爷的新相好兰仙，赵不了还没有给他什么，文七爷看了他姊姊分上，也顺手给了他两件。这种阔老，怎么叫人不巴结呢。第三个是兰仙同赵不了要好。虽然赵不了拿不出甚么，总得想他两个；做妓女的人，好歹总没有脱空的。第四个周老爷——他这船上一位王师爷，一位黄老爷，都是绝欲多年的，剩得个周老爷——碰着吃酒，他却总带招弟，一直不曾跳过槽。小虽小，也是生意。还有大人跟前的几位大爷、二爷同着营官老爷，晚上停了船，同到后梢头坐坐，呼两筒鸦片烟，还要摸索摸索。大爷、二爷白叨了光，营官老爷有回把不免破费几块。他们有这些生意，就是有水可以走快，也决计不走快了。往往白天走了七十里，晚上一定要退回三十里。所以两天多的路程，走了六天还不曾走到。

单说赵不了自从上船兰仙送燕菜给他吃过之后，两个人就从此要好起来。赵不了又摆了一台酒，替他做了一个面子。又把裤腰带上常常挂着的，祖传下来的一块汉玉件头解了下来，送给了兰仙。兰仙嫌他像块石头似的，不要；赵不了只得自己拿回，仍旧拴在裤腰带上。一时面子上落不下，就说：“现在路上没有好东西给你。将来回省之后，一定打付金镯子送你，几百块钱算不了甚么。”“江山船”上的女人眼眶子浅，听了他话，当他是真正好户头了。就是一天不晓得兰仙给了他些什么利益，害得他越发五体投地，竟把兰仙当作了生平第一个知己，就是他自己的家小还要打第二。兰仙问他要五十块洋钱，他自己没有；这几天看见

文七爷用的钱像水滴，晓得他有钱，想问他借，怕他见笑。后来被兰仙催不过了，只好硬硬头皮，老老脸皮，同文七爷商量。不料文七爷一口答应，立刻开开枕箱，取出一封一百洋钱，分了一半给他。赵不了看着眼热，心上懊悔，说道：“早知如此，应该向他借一百，也是一借；如今只有五十，统通被兰仙拿了去，我还是没有。”一面想的时候，文七爷早把那剩下的五十块洋钱包好，仍旧锁入枕箱去了。赵不了不好再说别的，谢了一声，两只手捧了出来。不到一刻工夫，已经到了兰仙手里了。

这日饭后，太阳还很高的，船家已经拢了船。问了问，到严州只有十里路了。问他“为甚么不走”。回道：“大船上统领吩咐过：‘明天交立冬节，今天是个四离四绝的日子。这趟出门是出兵打仗，是要取个吉利的。’所以吩咐今日停船。明天饭后，等到未正二刻，交过了节气，然后动身，一直顶码头。”别人听了还可，只有一个赵不了喜欢的了不得。因为在船上同兰仙热闹惯了，一时一刻也拆不开，恐怕早到码头一天，他二人早分离一天。如今得了这个信，先赶进舱来告诉文七爷。文七爷知道他腰包里有五十块钱了，便敲他吃酒。赵不了愣了一愣。兰仙已经替他交代下去了，还说：“明天上了岸，大人们一齐要高升了，一杯送行酒是万不可少的。”文七爷自从那天听了统领的说话，一直也没有再到统领坐船上禀安。心上想：“横竖事已如此，也不想他甚么好处，我且乐我的再说。”跟手又吩咐玉仙：“今天晚上赵师爷的酒吃过之后，再替我预备一桌饭。”玉仙答应着。他又去约了那船上的王、黄、周三位；索性又把炮船上的统带，什么赵大人、鲁总爷，又约了两位；连自己同着赵不了，一共是七位，整整一桌。当下王、黄二位答应说来。只有周老爷忽然胆小起来，说：“恐怕统领晓得说话。”赵、鲁二位也再三推辞。文七爷道：“这里头的东西，难道你们诸位还不晓得？统领那天生气，

并不是为着我摆酒生气，为的是我带了龙珠的局，割了他的靴腰子，所以生气。我今天不叫龙珠的局，那就一定没事的了。况且统领还说过到了严州，打退了土匪，还要自己摆酒同大家痛饮一番。这是你们诸公亲耳听见的。他做大人的好摆得酒，怎么能够禁止我们呢。又况严州并没有甚么土匪，这趟还怕不是白走。我们也不望甚么保举，他也不好说我们什么不是。等摆好台面，叫船家把船开远些，叫他听不见就是了。”

原来这几天统领船上，王、黄二位只顾抽鸦片烟，没有工夫过去。文七爷因为碰了钉子，也不好意思过去。赵不了虽然东家带了他来，有时候写封把信，当杂差才叫着他；平时东家并不拿他放在眼里，他也怕见东家的面。这几天被兰仙缠昏了，自己又怀着鬼胎，所以东家不叫他，他也乐得退后，不敢上前。这个空挡里，只有一个周老爷，一天三四趟的往统领坐船上跑。他本是中丞的红人，统领自然同他客气。偏偏又得到严州信息，晓得没有甚么土匪，统领自然高兴，他也帮着高兴。虽然他临走的时候，戴大理交代过他，说：“统领的为人，吃硬不吃软。”及至见过几面，才晓得统领并不是这样的人，戴大理的话有点不确，须得见机行事，幸亏没有造次。连日统领见了他，着实灌米汤；他亦顺水推船，一天到晚，制造了无数的高帽子给统领戴，说甚么：“严州一带全是个山，本是盗贼出没之所，土匪亦是一年到头有的；如今是被统领的威名震压住了，吓得他们一个也不敢出来。将来到了严州，少不得惩办几个，给他们一个利害，叫他们下次不敢再反。回来再在四乡八镇，各处搜寻一回，然后禀报肃清，也好叫上头晓得大人这一趟辛苦不是轻容易的，将来一定还好开个保案，提拔提拔卑职们。”胡统领道：“不是你老哥说，我正想先把严州没有土匪的消息连夜禀报上头，好叫上头放心。”周老爷道：“使不得！使不得！如此一办，叫上头把事情看轻，

将来用多了钱也不好报销，保举也没有了。如今禀上去，越说得凶越好。”胡统领一听此言，恍然大悟，连说：“老哥指教的极是，兄弟一准照办。……”当下就关照龙珠，另外叫他多备几样菜，留周老爷在这边船上吃晚饭。周老爷有了这个好处，所以文七爷请他，执定不肯奉扰。文七爷见请他不到，也只好随他。等到上火之后，船家果然把他们两只坐船撑到对岸停泊。——其时周老爷早已跳在统领大船上去了。

赵不了台面摆好，数了数人头，就是不见周老爷，忙着要叫人去找。文七爷道：“现在他做了统领的红人儿了，统领一时一刻不能离开他。他眼睛里那里有我们，我们也不必去仰攀他了。”赵不了道：“不请他，恐怕他在东家跟前要说我们甚么。”王师爷道：“周某人同你往日无仇，他为什么要挤你？这倒可以无虑的。”赵不了只得罢手，不过心上总有点疑疑惑惑，觉着总不舒服。一台酒敷衍吃完，拳也没有豁，酒也没有多吃。幸亏一个文七爷兴高采烈，一台吃完，忙吩咐摆他那一台。又去请赵大人、鲁总爷，一个个坐了小划子都来了。赵大人并且把他的一个相好名字叫爱珠的带了来。文七爷见了非常之喜。连说：“到底赵大人脾气爽快。……”又催着替鲁总爷带局。鲁总爷没有相好，文七爷就把周老爷叫的招弟的一个姊姊，名字叫翠林的荐给他。一时宾主六人，团团入座。文七爷因为刚才在赵不了台面上没有吃得痛快，连命拿大碗来。王、黄二位是不大吃酒的，赵不了量也有限。幸亏炮船上统带赵大人是行伍出身，天生海量：年轻的时候，一晚上一个人能够吃三大坛子的绍兴酒，吐了再吃，吃了再吐，从不作兴讨饶的；如今上了年纪，酒兴比前大减，然而还有五六十斤的酒量。就以现在而论，文七爷还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文七爷亦是个好汉，人家喝一碗，他一定也要陪一碗；人家喝十碗，他一定也要陪十碗。喝酒喝的吐血，如今又得了痰喘的病，

他还是要喝。见了酒没命的喝，见了女人，那酒更是没命的喝。先是抢三，三拳一碗；后来还嫌不爽快，改了一拳一碗。赵大人吃酒吃的火上来了，把小帽子、皮袍子一齐脱掉。文七爷也光穿着一件枣儿红的小紧身，映着雪白的白脸蛋，格外好看。王、黄二位吃了一半，到后舱里躺下抽烟。赵不了趁空便同兰仙胡缠。

台面上只剩得一个鲁总爷。这鲁总爷，是江南徐州府人氏，本是个盐梟投诚过来的。两只眼睛乌溜溜，东也张张，西也望望，忽而坐下，忽而站起，没有一霎安稳，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幸亏大家并不留意。后来大家吃稀饭，让他吃；他一定不吃，说是“酒吃多了，头里晕得慌，要紧回去睡觉。”文七爷还同他辨道：“你何尝吃什么酒？”鲁总爷道：“兄弟只有三杯酒量，吃到第四杯，头里就要发晕的。”众人见他如此说，只好随他先走，吩咐船上搭好扶手，眼望他上了划子。文、赵二位，依旧进舱对垒。

赵大人赶着赵不了叫老宗台：“只顾同相好说话，不理我们，应该罚三大碗。”赵不了再三讨饶，只吃得一杯；兰仙抢过去吃了一大半，只剩得一点点酒脚，才递给赵师爷吃过。文、赵二位又喝了几碗。文七爷有点撑不住了，方才罢手。赵大人也有点东倒西歪，众人架着，趑趄趑趄，跳上划子，回到自己炮船上睡觉。黄、王二位也回本船。周老爷从大船上回来睡着了。这里文七爷的酒越发涌了上来，不能再坐。连玉仙来同他说话，替他宽马褂，倒茶替他润嘴，他一概不知道，扶到床上，倒头便睡。玉仙自到后面歇息。赵不了自有兰仙相陪，不必提他。却说玉仙这夜不时起来听信，怕的是七爷酒醒，要汤要水，没人伺候。谁晓得他老这一觉，一直困了一夜零半天，约摸有一点钟，统领船上闹着未时已过，要开船了，他这里才慢慢的醒来。玉仙先送上一碗燕窝汤，呷了一口；然后披衣起身下床，洗脸刷牙，吃早饭。

一头吃着，船已开动。

文七爷伸手往自己袍子袋里一摸，谁知一个金表不见了。当时以为不在袋里，一定在床上，就叫玉仙“到床上把我的表拿来”。谁知玉仙到床上找了半天，竟找不到；后来连枕头底下，褥子底下，统统翻到，竟没有一点点影子花。文七爷还在外头嚷，问他“怎么拿不来”。后来玉仙回报了没有，文七爷亲自到耳舱里来寻，也找不到。自己疑心，或者昨天酒醉的时候锁在枕箱里也未可知，连忙拿出钥匙，想去开枕箱。谁知枕箱并没有锁。文七爷一看大惊；再仔细一看，铜鼻子也断了，一定锁被人家裂掉无疑了。赶忙打开一看，一封整百的洋钱，还有给赵不了剩下的五十块洋钱，还有一只金镶藤镯，——金子虽不多，也有八钱金子在上头——都不见了；还有一个翡翠搬指、两个鼻烟壶，都是文七爷心爱之物，连着衣袋里的一只打璜金表、一条金链条，统统不见。文七爷脾气是毛躁的，立刻嚷了起来，说：“船上有了贼了，还了得！”玉仙吓得面无人色。后舱里人一齐哄到前舱里来。船老板道：“我们的船，在这江里上上下下一年总得走上几十趟，只要东西在船上，一个绣花针也不会少的。总是忘记搁在那里了，求老爷再叫他们仔仔细细找一找。”文七爷道：“一个舱里都找遍了，那里有个影儿。”船老板不相信，亲自到耳舱里看了一遍，又掀开地板找了一会，统统没有，连称奇怪。文七爷疑心船上伙计不老实。船老板道：“我这些伙计，都是有根脚的，偷偷摸摸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文七爷发火道：“难道我冤枉你们不成！既然东西在你们船上失落掉的，就得问你要。”船老板不敢多言。船头上一个伙计说道：“昨天喝酒的时候，人多手杂，保得住谁是贼，谁不是贼？”文七爷一听这话，越发生气，一跳跳得三丈高，骂道：“喝酒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你们想赖我的朋友做贼吗！况且昨天晚上，除掉客人，就是叫的局；一

个局来了，总有两三个乌龟王八跟了来，一齐顿在船头上，推开耳舱门伸手摸了去，论不定就是这般乌龟偷的。如今倒怪起我的客人来了。真是混帐王八蛋！等等到了严州，一齐送到县里去打着问他。”船老板见文七爷动了真火，立刻到船头上知会伙计，叫他不要多嘴。又回到舱里，叫玉仙倒茶给文老爷喝。文七爷也不理他。此时船在江中行走，别船上的人不能过来，只有本船上的，人人诧异，个个称奇。赵不了也帮着找了半天，那里有点影子。大家总疑心是船上伙计偷的，决非他人。文七爷统计所失：一个搬指顶值钱，是九百两银子买的；两个鼻烟壶，四百两一个；打璜金表连着金链条，值二百多块；一只金镶藤镯，不过四十块；其余现洋钱是有数的了。一面算，一面托赵不了替他开了一张失单。霎时间船抵码头，便有本城文武大小官员前来迎接。文七爷是随员，只得穿了衣帽，到统领船上请安禀见，怕的是有甚么差遣。这个档里，见了严州府首县建德县知县庄大老爷，他们本是同寅，又是熟人，便把船上失窃的事告诉了他，随手又把一张失单递了过去。庄大老爷立刻吩咐出来，把这船上的老板、伙计统统锁起，带回衙门审讯；其余几只船上，责成船老板不准放走一个伙计，将来回明统领，一齐要带到城里对质的。果然现任县太爷一呼百诺，令出如山，只吩咐得一句，便有一个门上，带了好几个衙役，拿着铁链子，把这船上的老板、伙计一齐锁了带上岸去了。

且说统领船上把各官传了几位上来，盘问土匪情形。一个府里，一个营里，都是预先商量就的，见了统领，一齐禀称，起先土匪如何猖獗，人心如何惊慌，“后来被卑府们协力擒拿，早把他们吓跑，现在是一律肃清的了”。他二人的意思原想借此可以冒功，谁知胡统领听了周老爷上的计策，意思同他一样。船到码头时候，胡统领还捏着一把汗，生怕路上听来的信息不确，到了